



声声乡愁入梦来

通讯员 金缪悦 应瑜恒

温景赋卷，大藏于岭。
在石塘小箬幽静的港湾边伫立远望，只见船只在港湾停泊，村落的小孩在沙滩上摆弄着沙子，堆起一座又一座“梦想城堡”。傍晚走过珍珠滩，但见渔民穿着粗布麻衣，踩在沙滩上的步伐在黄昏幕布的映射下缓缓流动。
只讲落时，弗讲早迟。渔民的温岭话，连同海边络绎不绝的游客，一同与你诉说：在这里，古朴清幽并非无人来往，举目之间皆是选择。温岭着实是个宽容的城市，温岭话像蔓延扩散的桂花香，遍布温岭和人海中的温岭人，目睹着无数漂泊的温岭游子，以及淡淡的思乡愁绪。



2023年2月，温岭青年城市文化节在石塘镇海利村举行，邀请大家体验渔村非遗民俗。记者 郑灵芝 摄

城南妇联成立南姐乡音宣讲团，走街串巷、进村入企，用方言三句半的形式开展理论宣讲。通讯员 金云国 摄

温岭古时因浙东丘陵的阻隔，与宁绍吴语区间交通不畅，故温岭方言里保留了较多的古越、吴越以及楚音。

温岭方言作为苏浙方言支，属于北部吴语太湖片与南部吴语各片的过渡区台州片，通行于温岭各镇（街道），毗邻温岭大溪镇、温峤镇的乐清东部少数山村，以及与城南镇接壤的玉环楚门、沙门等地，在三国时期即有较为完整的语言系统，唐宋时期进一步形成并得到传承，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汉语发音。据《台州地方志》记载，台州方言片以临海市为中心，市北与仙居、天台、三门三个县的方言通称上乡话，口音比较强硬；市南与温岭、黄岩、玉环、椒江四个区市通称下乡话，口音较柔软。上、下乡语音有细微差别。

温岭方言的语法结构虽与普通话相似，但其短语结构更加灵活多变，可通过添加、删减某些成分或改变顺序等方式，表达出不同的意思。如在语序上，温岭方言更倾向于采用“谓-宾”结构。不仅如此，勒、蛮一类连词和副词的使用，在温岭十分常见。在《温岭人家》《温岭行乐记》等影视剧中，温岭方言代替了普通话作为角色对话的工具，可见温岭人对当地方言的执着与热忱。

温岭方言，梦里乡音，在时代的洪流中婉转低吟，萦萦低回。光影中的时代缩影，巷陌里的烟火人间，温岭人家的热情善意，在日常交谈中尽数呈现。

温岭方言里，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浊音，语速适中，不失顿挫，淡淡散散，却又彰显生机有趣之感。

晨曦初升，村落人家开始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张罗饭菜，热气腾腾的炊烟在阴冷的冬季显得格外温馨。街坊邻居总要在这刻寒暄几句：“饭喫哦亩”（吃饭了吗）？“喫哦啊”（吃过了）！温岭闲话的连续变调，大多前重后轻，不似温州话来得热烈，听感上更似低吟浅唱。方言中多用温岭俗语：“雨打立秋，百样有得收”，意思是立秋若是下了雨，接下来便适合收庄稼；“雨打黄昏雪，天酿日头出”，意思是今天黄昏时分下了雪，明天将会天晴。

一提到跟人相关，则是“做人容易结蒂难”，告诫人们要行善积德，才能修成正果。散漫的氛围，清脆、软糯的语调，用词极为简练。而说着方言的温岭人，自然展现出热情洋溢、温柔、热爱生活的性格。

常听一些温岭人将天刚亮叫作“起早枯星”，上午叫“早界头”，中午叫“日头昏”，下午叫“晏界头”，傍晚叫“黄坤头”。如此，一日十二时辰，是月升日落，是如梭光阴，拂过村落的彩色阶梯，袭来海滩的湿湿凉意，穿过南方湿气弥漫的“天亮蒙”，以及炊烟晕染的“黄坤头”。在这里，海是月的倒影，山是光的依赖，人来人往，温岭人在乡音里渐渐长大。

文化关乎一座城市的价值观和人文关怀，是一座城市对外的标签和名片。而方言则携带着每座城市独有的气质和乡愁，令每位异乡人听闻一曲乡音，消解心中万般愁绪。

有人说，温岭话的消失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但也有人说，温岭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所来何处，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基所在。温岭方言作为中国独有的方言之一，目前在传承和发展上确实存在着一定挑战。00后、10后的日常交往或以普通话为主，或存在“半洋夹土”的情况，“啊哪哪”“度娘”“细佬头”等独具温岭特色的感叹词和称呼，已许久未听年轻一代提起。

为解决当前温岭方言所面临的困境，不少学校将温岭话课程加入到日常的学习教育中。此外，不少文化工作者通过重塑呈现形式，将温岭方言融入童谣、顺口溜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节目中，或通过在影视剧、歌曲中加入温岭方言元素，让温岭人民在寓教于乐和日常的碎片时间中，潜移默化地受到温岭方言的熏陶，使温岭方言在新时代重新焕发蓬勃生机。

为人者，必找寻其来时路。从古至今，温岭方言随着温岭的建制沿革逐渐完善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。然而时过境迁，能够详尽准确地说遍写对所有温岭方言的人已经老了，温岭人的方言在时代洪流中说得磕磕绊绊。梦中的乡音，是摇摇晃晃的船桨，是随风拂面的雾气，是石塘山海的缠绵微雨，是七彩岛屿的呼唤。

方言，让温岭人的生活显得人情味十足。温岭话中的声声乡音，或许本地人不自知，却能唤起很多外地游子的乡愁。

1月1日，金色的太阳一点点冲破云层，石塘镇迎来新年第一缕阳光。

记者 徐伟杰 摄

